

价值实现论

书名：价值实现论

作者： 司马云杰著

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03年1月

ISBN： 7-224-0638-8

中图分类号：G02

纸书定价： ￥34

序 言

哲学是个人的事，更是国家民族的事。因为哲学不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事，更凝聚着国家民族的智慧，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历史命运。国家民族之有哲学，特别是有微妙玄通、博大精深的形上本体论哲学，不仅说明其知性悟性能力达到了人类智慧之巅，更说明它在浩浩大化之中，建立了一个精神的家园，一个思想的安宅，一个安身立命的知觉主宰处，一个灵魂的安顿处。

当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完成《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化主体论》的研究写作，并以《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的名义出版这些著作的时候，中国一些人进入了最浮躁的时期。他们受外部世界诱惑，心无所安，性无所守，凭着一颗躁动不安之心，竞于名利，逐于物欲，驰骛不息，肆意狂奔。至于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做值得吗？人们并没有好好想一想。因而使整个人生变得茫茫荡荡，毫无根底。特别是当一些流行的哲学告诉人们，心不过是血肉，性不过是食色，人不过是生物有机体，不过是刺激反应者或本能存在的时候，生活再也没有大美与崇高，再也没有神圣的东西，于是人们更加肆无忌惮地追情逐物，呼啸狂奔，为利益占有而争斗，为欲望扩张而打拼了，甚至有的人为了饥于一饱，渴于一饮，丧本失命，狂恶不止。但人没有道德，没有良知，没有主宰，在利益面前，在金钱面前，在权力地位面前，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刺激面前，只凭着血肉之躯，只凭着本能，是无法抵挡的。特别是当人没有了道德感与羞耻感，丧失了人性的尊严与高贵之后，在疯狂、

鄙俗及愈来愈充满诱惑力与刺激性的世界面前，是很难寂然不动，立定脚跟，不流转、不翻滚、不动摇的。于是腐败产生了，堕落出现了，一些人陷入了罪恶的深渊。凡此种种，使我深深地感觉到，哲学要想担当起维护整个国家民族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的历史责任，必须在更高的本体论上研究人生的意义。

正如个人并不只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一样，国家民族也不是一个生物学或人种学问题，而是一群文化生命与精神生命，一种文化生活与精神生活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爱好、兴趣、价值观及礼仪、制度等在内的统一体。其社会历史的存在，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目的论，一种新新不停、绵延相续的文化生命精神。可以说，文化历史是国家民族赖以生存的理由，而哲学精神则是其生存的纽带。特别是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可以说他们整个宇宙观、人生观及精神形式，全部是由这种文化哲学的本原性原理提供的，自然，也支配着他们对人生意义的判断。

而人生所以变得荒诞和没有意义，也在于生活与形而上学割断了联系，与本体论割断了联系，在于他们脱离了国家民族文化哲学的大原，变得小知而不能大决，小能而不能大成，顾于小物而不知大论，亟变而多私，失去了大美与崇高及至真至善的追求。然而现在世界上的人们，并不都是这样的。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或民族，他们仍陶然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从自己文化哲学的理念中寻求理想、信仰与信念。即使西方的人们，也在以极大的内心激情与终极的价值关心，归复宗教，追寻新的上帝。而中国长期以来，却一直在批判自己的文化传统和哲学，批判国家民族的形而上学。面对此情此景，我在转向中国文化哲学史的研究时，陷入了沉思，陷入了国家民族如何安身立命的哲学本体论思考。我知道，中国是一个文化上早熟的民族。当世界上许多民族尚处于文化低级阶段时，中国

民族就已经隐退了上帝，开始了真实无妄、实有是理的形而上学追求。信仰及形上追求是不能置换的。把一个虚幻空寂的世界或价值设定的神秘本体存在，硬塞给中国民族，他们也是不能接受的，不能从人生与精神的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因此，形上本体论的思考，也就成了当时我哲学研究的中心思想。

我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走上哲学研究的。我发现世界上一些古老文明民族，大多是从宇宙法则秩序的均衡对称等等存在，意识到人类社会应有的真理、正义、和平、至善、自然法及国家一类观念的。当我研究中国文化哲学史，读到“天叙有典，天秩有礼”；“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其至也，可察乎天地”；“原天地之大美而达万物之理，可观于天地”，以及“以天为法”，“总天之义，尚同于天”等等时，忽然想到，“天”在无限时空的意义上讲，不也就是宇宙吗？忽然领悟到，中国文化哲学的“道”，岂不也就是宇宙法则秩序的价值思维肯定形式与抽象形式吗？“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岂不就是天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岂不就是相续之理？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若将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之宇宙万物法则秩序，去此去彼，去芜去杂，去掉一切偏颇及具体时空的存在，“参万岁而一纯，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那岂不就是天道“惟精惟一”者？此道刚中而应，大亨以正，一切偏颇及非理性，皆得归于其正，岂不就是天道命令？悟得此，明于此，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理性自觉地去做，岂不就是“顾天之明命”？其为阴阳之道、两仪之理，动静阖辟，相推相摩，相激相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岂不就是宇宙本体与价值大原的存在？获此大本大原，上下四方，古往今来，一齐穿纽，一齐收拾，岂不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矣？我忽然明白了：这就是中

国文化哲学的“道”！这就是中华民族凭着灵明之心与巨大智慧所发现的宇宙本体真相及所建立的价值大原！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生存绵延及建立信仰信念的形而上学大道本体！这个领悟，今天也许算不了什么，然而在当时我激动极了！兴奋极了！好像古往今来，一切生生之道与相继之理，豁然洞开！再想一想宋明理学家所讲“圣人本天”之语，及“‘无声无臭’乃《六经》所出，《六经》所归”之议，则千古学问与道体精神，一下子昭矣明矣！悟得此大中之道与刚健之理，以贯通自我生命，得之谓德，宜之谓义，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明德者，明此；正心者，正此；诚意者，诚此；穷理者，穷此；致于命者，致于此。天道变化，万物各正性命！惟有用天地性命之理，贯通国家民族的生命，使其心有所安，性有所守，才能为天地立心，为万民立命，才能与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那时候起，我便奋然开始了大道哲学的研究与写作。

孔子说：“大道者，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大道即形上之道，即宇宙万物本体存在，即察天地之变，洞万化之原，由万物阴阳化育的法则提升出来的宇宙原理，以及由此获得的纯法则、纯概念、纯理念与纯粹真理性。此道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语大，天地莫之能载；语小，天下莫之能破。此道作为形而上学的本体存在，虽然无形无象，看不见，摸不着，然其流行发用，则可见诸鸢飞鱼跃、风动蛇行。其乌黑鹄白，雄鸣雌应，阳抱阴合，万物化生，无处不是此道此理流行！老子讲“大道兮，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这是于形下流行处说的，是谓小道；而讲“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于大”，则这是于形上本体处说的，是谓大道。故大道即形而上学的道，即哲学本体论的道。此道虽为形而上者，然其并不是空悬着的，而是周流于宇宙、贯通于万物的，是道不离事，事不离道的。道体流行发用，随处可见，故是真实无妄之理，是实

有是理的存在。我之所谓大道哲学者，即此大道本体论的哲学。

形而上，即超越形器之上，形而上学，即形上本体论的哲学。黑格尔说：“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而却没有至圣神那样。”每一个有文化哲学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形而上学，都有自己文化和哲学的根本精神。正如印度人从来没离开过自己的“梵”文化精神，西方人从来没离开过“逻各斯”与上帝的存在一样，中国人、中华民族，也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文化哲学“道”的精神。中华民族五千余年的垂续绵延，就是这种精神的绵延。因此，道的精神，大道哲学或大道本体论的精神，就是中国文化哲学的根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重建大道哲学，重建道体的形而上学，就是重建这种精神，就是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就是归复中国民族之魂。

因此，我的研究，首先是从重建大道哲学及归复国家民族之魂开始的，从研究国家民族精神绵延与垂续开始的，所以首先撰写了《大道运行论》《绵延论》二书。然后，我将道体一理之纯粹贯通古今，贯通中国历史的方方面面，以研究其盛衰治乱，撰写了《盛衰论》。这些年，我不仅研究撰写了这三大论，而且还回过头去，修改补充了已经出版的《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文化主体论》，使其由现象界上升到了形上界，由经验研究上升到了大道本体论高度，并提升三书道的精神。这三卷书，在内容上，有从文化价值、价值悖谬到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结构，故这次出版，为使其符合三书内在逻辑及本卷书之实际内容，我把《文化主体论》的书名与原书副题置换，改名为《价值实现论》。除上述六卷外，今后，我还要将道体纯粹之理，贯通人心人性，研究人文精神重建的心性本体论问题，撰写《心性灵明论》，以便给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供哲学理

论基础。另外，将阴阳化育的宇宙原理，贯通于万物的生生化化，撰写《大化流行论》，使其同归于穷神知化的大道本体，以便为整个自然知识及现代科学提供哲学本体论根据。《易传》说：“天之道曰阴阳，地之道曰刚柔，人之道曰仁义，兼三材而两之，广大悉备。”中国的大道哲学，并不是某个方面孤立断绝的知识，而是包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在内的广大悉备的思想体系，是哲学本体论、价值论与最高知识论相统一的体系。为了重建这个体系及研究归复之路，我将撰写《广大悉备论》。除此“九论”之外，为使大道哲学精神五千年的垂续绵延深且明，我还将撰写《中国精神通史》。以上共“九论一史”。其谓“大道哲学全书”，就是这样一套包括“九论一史”在内的研究大道哲学的书。这套书，“九论一史”皆贯通于道，皆贯通于大道哲学的根本精神。

这套书在内容上不是孤立无内在联系的，而其内在联系，也不是以写作出版的先后次序为根据的，而是以大道本体论的贯通展开的。它首先应是《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然后才是《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然后是《大化流行论》，最后是《广大悉备论》。《大道运行论》是以后各论的总纲，也是将要写作的《中国精神通史》的导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是道体精神绵延及其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贯通。《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原是作为《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出版的，列入全书，虽不像其他各卷那样自始至终贯通以道，然其修改以后，由现象界上升到形上界，皆是讲人的后天涵养、理性追求及价值实现的，或者说，皆是讲人于后天各种文化情境中取其义理、反身而诚、明心尽性立命的。故其可看做是《心性灵明论》的展开与补充，特别是《价值实现论》，可作为《心性灵明论》的上下卷来看。而《大化流行论》则是大道本体在自然

界及科学知识领域的贯通。最后，《广大悉备论》则是整个大道哲学体系的建构与总结。整套全书的内在联系，若梗概其次，则如下：

第一卷：《大道运行论》

——关于中国大道哲学及其最高精神的研究

第二卷：《绵延论》

——关于中国文化绵延之理的研究

第三卷：《盛衰论》

——关于中国历史哲学及其盛衰之理的研究

第四卷：《心性灵明论》

——关于人文精神与心性本体论的研究

第五卷：《文化价值论》

——关于文化建构价值意识的学说

第六卷：《文化悖论》

——关于文化价值悖谬及其超越的理论研究

第七卷：《价值实现论》

——关于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其价值实现的研究

第八卷：《大化流行论》

——关于自然本体论的研究

第九卷：《广大悉备论》

——关于大道哲学体系及其归复之路的研究

而《中国精神通史》则是道体发用流行见诸精神的历史，是“九论”征之于史者，也是史之圆而神者。

我给自己规定的目标是“九论一史”。这个计划的研究写作，虽已过半，然公开这个庞大的计划，自然要承受压力，特别是对一个已进入耳顺之年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自然，我也没什么顾虑的，只要上天给我时间，这个计划是可以完成的，更何况我还道德使命

不减，乐天知命而不忧，穷理尽性而不疑呢！

中国文化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乃至七千余年，是有其大哲学、大学问、大道理的，特别是社会历史的垂续与绵延，不仅前有夏朝四百年、商朝六百年、周朝八百年的盛治，而且后有汉朝四百年、唐朝三百年、宋朝二百年的接续。中国历史上持续二百年以上的王朝就有八个。这没有强大的哲学贯通古今是根本不可能的。16世纪以前，中国不论是哲学，还是自然科学方面，哪一点也不落后于西方。中国之落后，也不过是近二三百年的事。这相对五千年乃至七千年的历史盛衰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不要瞧不起自己，不要自轻自贱。只要我们振作起来，归复我们的文化与哲学，仍然可以使巍巍乎华夏，焕焕乎神州，重新呈现于世人面前！然而，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我们能不能重新缔造巍巍华夏文明，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归复自己的文化，归复大道哲学，能不能使这种文化与哲学得到国家民族的体认和理解。这也正是我撰写出版《大道哲学全书》的目的所在。然中国文化哲学被人遗忘得太久了。特别是长期的批判运动，已经造成了执而不化、往而不返的局面。因此我不能不用这么长的文字，写这个序言。

哲学研究并不只是从范畴到范畴，从概念到概念，它更多的是对人及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因此它不仅需要哲学家的思辨，更需要诗人的热情，及圣人化成天下的价值关心。我从一个农村割草拾柴火的孩子，到今天著书立说，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只是靠执着及锲而不舍地努力，走向这条道路。这自然是非常艰辛的。在这条治学路上，除了大学那些教授传统教育的老师，我在学术上是没有师承关系的，而是从文学爱好、文化社会学研究，一步一步闯入哲学，闯入形而上学神圣殿堂的。这可能使我转益多师，而不囿于门户之

见。然无名师指教，也常常走弯路。因此，我在治学道路上不得不走一步看一步，而且常常不得不回过头去，对那深一脚浅一脚的蹒跚之行所留下的印记，进行察看反思。这也正是我的著作不得不一次次修改的原因。现在这套著作所以能够出版，我首先应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朱玉先生的赏识与大力支持。另外，这套书能够得以迅速及时出版，是和该社政治理论编辑部主任张海潮先生、潘丽华女士，李丽菊、许晓光、白艳妮等朋友们精心编校、齐心协力分不开的。其中也有美编王晓勇先生精心设计的一份功劳。在这套书出版之时，我要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感谢！

董仲舒治《春秋》，曾三年不窥园。若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从不受外部世界诱惑，自甘清贫、自甘寂寞的意义上讲，我已二十年不窥园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我几乎全是靠读者的厚爱及出版界朋友的支持，以微薄的工资维持生活及研究撰写这些著作的。生活虽然清贫，但我并不后悔，不感到寂寞。特别是这些年我用大道哲理不断地充实自己、涵养自己、大化自己，已慢慢悟得许多人生道理。每当我用生命进行写作的时候，思接千载，心体万物，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纵横驰骋，飘然远举，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自有一番独有的快乐。心不劳情于非分之思，自然没有那么多烦恼。今后我仍愿意这样生活与工作，亦愿以此换来生命的价值。如果有人问我：“当‘九论一史’完成的时候，你还需要什么？”我的回答是：“天命已了，什么也不需要了”。序此志此

2002年12月10日于花家地淡泊居

导 言

人，自我，谁个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广而言之，国家、民族、公司、企业，哪个不想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人，包括社会群体，究竟怎样实现自己的价值呢？除了实际生活所提供的客观条件外，自我在价值实现中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知识结构和价值思维判断能力？最高的根据是什么呢？自我凭什么进行价值实现呢？是凭生物本能？还是凭先验的理念或虚假的理论假设？如果不是凭这些，那么，人、自我又是怎样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需要及外部世界的价值存在，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的呢？凡此种种，不仅涉及到哲学的知识论、价值论和最高的本体论问题，更涉及到人、人性、人的本质及其主体性问题。

一切人的科学或人文科学，一切经济学、管理科学、教育科学及社会文化制度之设立，都不能不顾及人、人性及人的本质问题。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一切人的科学或人文科学的元点，也是一切经济科学、管理科学、教育科学及社会文化制度与管理制度赖以建立的基础或基本出发点。若连人是什么，人性、人的本质是什么，都没有弄清楚，还谈什么人的科学或人文科学？还谈什么建立教育人和管理人的制度？

正因为人的地位这么重要，所以历代哲学思想大家都不能不谈人、人性、人的本质，都不能不谈人的欲望、目的、情感、意志等等的价值实现及其动因。无论是把它放到自己哲学思想体系的基点，还是把它放于附属地位，不涉及这个问题的哲学思想家是很少的。

如果我们不偏执于哪一派或哪一个哲学思想家的理论观点，而是总揽古今，概略其要，关于人的科学及其价值实现动因的论述，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型：

第一类是先验论、唯理论及宗教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即把人看成是神或上帝创造的，看成是一个需要外部力量推动的机器，只有赋予他一种思想、灵魂、观念、理念，人的机器才能运动起来，其价值实现不过是按照神或上帝的启示不断地运动。我把这种看法称之为人学第一定理或定律。

第二类是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家的理论观点，即把人看成是适应环境的生物有机体或刺激反应的动物，认为只要给他适当的外部条件或满足其生物本能需要的刺激，人的有机体就会作出反应，行动起来，并且会在一系列连续的感官刺激中积累经验、体验、知识或下意识，形成种种观念，其价值实现不过是人的生物有机体适应外部环境或接受刺激反应的一系列过程。我把这种看法称之为人学第二定理或定律。

这人学两大定理，实际上代表着古今中外两大哲学思想体系。我无法完全否定这两大定理的合理性，也无法完全否定两大哲学思想体系存在的根据和理由。例如先验论、唯理论及宗教哲学家，他们的理论一般说来都是大气象的，都是立根于宇宙法则秩序建立自己恢宏博大思想体系的。因此，他们所提供的人学第一定理，以宇宙法则贯通人的生命法则，在建立人的博大宇宙观和人生观方面，在建立人的道德理想及崇高的信仰信念方面，都是有其合理性的。即使他们哲学中的神秘主义，也是不能完全否定的。因为神秘主义虽然可能会带来蒙昧，但它也可以使人建立起神圣感。没有神秘主义，也许就不会建立起永恒的存在。没有神圣感，也许正是人堕落的开始。特别是当人没有了神性，只剩下物性时，更是如此。但先

验论、唯理论及宗教哲学的人学第一定理也有局限性，那就是它过分宣扬神秘主义，过分宣扬先验或超验的神秘存在。特别是当这种存在成为外在的东西，成为异己的存在或最高主宰的时候，它也会成为奴役人、压抑人、统治人的东西。而且把人看成是神或上帝的创造物，认为只有从外面给人以思想和灵魂，人的机器才能运转起来，进行价值实现的说法，在今天看来也只能当成神话传说，若真正当成人的哲学，不论是在知识论上还是在本体论上，都会陷入无法证明的虚假理论假设。这也许正是近代先验论、唯理论及宗教哲学皆走向了主观内省的原因所在。

人学第二定理也是这样。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学家，在批判先验论、唯理论哲学的先验主观方面，在批判宗教哲学的神秘主义方面，在当时，特别是17、18世纪，是有其进步意义的。而且他们从经验实在论出发，从进化论和环境论及经验知识积累出发，看出人性、人的本质的发展变化，要求加强知识教育，发展人的理性，并认为一切社会文化制度都应该建立在人性永恒普遍的法则基础上，这些看法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他们所说的人性，不是人的神性存在，不是灵明心性或良知良能，不是人的先天道德本性和知性能力，而是人的食色之性，是人的生物本能的存在。因此，所谓一切社会文化制度都应该建立在人性永恒普遍法则的基础上，实际上是建立在物性法则的基础上，而讲人的价值实现，也不过是人的生物本能的实现，或者说是凭着生物本能追求物欲、性欲及感官刺激。特别是当他们以经验实在论清除先验论、唯理论及宗教哲学的形而上学存在及一切价值判断的时候，不仅清除掉了这些哲学的超验存在及神秘主义，而且也清除掉了一切形而上学的真理性，及包括道德理想、审美感受、宗教感情及信仰信念在内的一切价值判断的合理性，甚至连艺术中的真、善、美及生活中的含蓄蕴藉，也被清除掉了，

剩下来的，只是物的存在或经验实在，只是外部世界赤裸裸的真理性及人生赤裸裸的本能。人的灵明之性不见了，良知良能不见了，“好是懿德”的先天道德本性不见了，生命的宇宙法则及神圣性也不见了，剩下来的只是生物有机体，只是赤裸裸的两性男女。这就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发现！人从神秘主义或蒙昧主义中被唤醒了，然而却对着一个赤裸裸的物质世界及一个赤裸裸的自我。当人失去崇高神圣东西的时候，从此也就开始堕落了！这就是自然主义、经验实在论哲家人学第二定理的局限性。

我正是出于对前两类哲学思想的不满足，才从文化哲学出发，从大道哲学的“立乎其大，反身自得”的文化教化涵养心性出发，提出了人学另一条定理或定律，即把人看成是具有先天道德本性和知性悟性能力的存在者，看成是凭着这种本性和能力创造文化世界，并从文化世界获得价值意识的主体性存在或意识到的存在者，因此，人的文化存在即是他的本质，其价值实现乃是随着文化意识的发生、建构、凝聚、内化、升华、提高，在其实践中所进行的价值思维、判断和选择活动；人作为意识到的存在者与实现者，不管其有多少非理性，都有其存在与实现的理由，都必须尊重他的存在、价值与实现。我把这条定理或定律，称之为“人学第三定理”。

这一定理的哲学命题，就是“人的文化存在即是他的本质”。这就是说，人具有什么样的文化存在，他就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意识；具有什么样的文化价值意识，他也就具有什么样的文化本质、主体性和成为怎样意识到的存在者，并按照这种本质、主体性及存在进行价值实现。人只有“先立乎其大者，小者不能夺”，才能进行伟大的实现。这一哲学命题虽然不否定人的先天道德本性和先天知性思维能力，但主要是在人的后天存在上讲的，即在人生下来以后，是怎样获得文化意识及成为意识到的存在者上讲的，亦即在人

获得文化义理，反身而诚上讲的。人没有这种意识及意识到的价值存在与价值目标，是谈不上主体性，也是谈不上价值实现的。这一哲学命题虽然肯定人的文化本质及其主体性，但并不否定人的先天道德本性和知性悟性能力。没有这种先天本性和能力，外部世界的一切意义都不能发生，文化世界也不能创造，更不要说人从文化世界获得价值意识成为意识到的存在者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本书的修订版中，一再肯定了人的先天道德本性及先天知性思维能力在原始文化创造，及人从自在到自为实现的规定性或本原性作用。这也是人的本质及其主体性所在。但这一部分，即人怎样根据自己的灵明之心，根据怎样的先天道德本性和先天知性思维能力创造文化世界或人文世界的，本书并没有展开，因为《心性灵明论》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本书着重于人性后天的教化与涵养，可以看做是《心性灵明论》的展开与补充，或与它一起作为上下卷来读。

人学第三定理无疑批判了前两大定理的缺陷和不足，但它并没有完全否定前两大定理的合理性，而是在批判中对它们实现新的综合。本书既承认人的先天道德本性和先天知性悟性能力，又承认人的后天文化本质及人心人性的发展变化，就是证明。并且在研究写作中，特别是在新版修订中，始终想把它们统一起来。这也是发挥中国哲学的长处，即“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先天后天、形上形下始终是统一的，而不像西方哲学那样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也是我在本书新版中涉及先验论、唯理论和宗教哲学的先验或超验存在时，只提西方哲学的神或“上帝”，而不再笼统地提“天、道、神、理”一类本体存在的原因所在。因为在中国文化和哲学中，天道神理不论是作为客观世界的存在，还是作为文化观念或哲学理念，都不是超验的，不是彼岸世界的存在，而是实有是理、真实无妄的存在。它虽然先于自我或个人经验而存在，但与超

验的神秘精神实体的存在，还是不一样的。但本书毕竟是研究人的文化本质、主体性及其价值实现的，或者说是以有意义的文化世界为本体论进行这种研究写作的，因此，其笔墨仍然是着力于人的后天文化存在。

这种新的综合，始终是围绕着人性、人的本质及其价值实现进行的。而且本书在内容上与《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在理论上前后含有文化价值、价值悖谬到价值实现的内在逻辑结构。故这次出版，我把《文化主体论》的书名与原书副题置换，改为《价值实现论》，而副题改为《关于人的文化主体性及其价值实现的研究》。人的价值实现虽离不开宗教、哲学、艺术等深层领域，但它并不仅仅局限于这些领域，而是在整个社会文化历史领域展开的，是包括人的欲望、目的、动机、需求、情感、意志等价值在内的。然而从文化上讲，只有在宗教、哲学、艺术、道德等领域形而上学的思维与存在，才算得上精神，而人的一般欲望、目的、动机、需求、情感等等，在没实现超越以前，是算不得精神的。这也正是本书新版副题不再标“价值实现精神科学”的原因所在。这也为我将来写《中国精神通史》在理论思维上扫清了道路。

为了确定本书的哲学命题，为了说明人学第三定理的真实无妄，为了实现批判中的新的综合，我在研究写作中不能不忍受极乏味的对比性论述。这自然也使行文显得有点呆板凝滞。但不这样做，又怎么能使人把整个哲学思想史上的理路弄清楚呢？因此，我希望朋友们阅读此书时，能够理解这一点。但若就自我的感受而言，本书从第五章开始，也就渐渐恢复了浩荡之气。如果朋友们读书时间不够，也不妨跳过前几章，从第五章读起。不过这会影影响整个理论上的贯通。

本书是我文化哲学研究由现象界上升到形上界、由经验研究走